

贝克特全集 09

邹琰 涂卫群 曾晓阳……译

萨缪尔·贝克特……著

四

故事

nouvelle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四 故 事

邹琰 涂卫群 曾晓阳……译

萨缪尔·贝克特……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贝克特全集. 9, 四故事 / (爱尔兰) 贝克特 (Beckett, S.) 著; 邹琰, 涂卫群, 曾晓阳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404-7520-8

I. ①贝… II. ①贝… ②邹… ③涂… ④曾… III. ①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爱尔兰 - 现代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爱尔兰 - 现代 IV. ①I56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6403 号

贝克特全集 9

四 故 事

SI GUSHI

著 者: 萨缪尔·贝克特
译 者: 邹 琰 涂卫群 曾晓阳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吴 健
装帧设计: 韩 捷
内文排版: 陈向阳 何 园 白笃群
印务总监: 邓华强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4
字 数: 56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7520-8
定 价: 2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0731-85983029)

目录

被驱逐的人	(1)
镇静剂	(23)
结局	(49)
初恋	(81)

被驱逐的人

邹琰 译

台阶并不高。我曾经在上和下的时候数过无数次台阶的级数，但是现在我记忆中再也没有这个数字了。我从来不知道是不是该一只脚在人行道上时候数一，接下来那只脚在第一级上的时候数二，然后以此类推，还是人行道不该计数。到了台阶的高处我碰上同样的困境。在另一个方向，我从上往下数时，情况也一样，我说也一样可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我不知道从哪开始也不知道从哪结束，假设事情就是那个样吧。就这样我得到了三个完全不同的数目，从来不知道哪个数是正确的。而当我说我记忆中再也没有这个数字了的时候，我想说的是记忆中这三个数目的任何一个都不在了。是的，要再找的话，这些数字中只有一个我现在实实在在地记得，我只会记得它，没法推导出另外两个。即使我找到了第

二个，我也不知道第三个。不，要能知道它们，得在我的记忆中重新找到这三个数目，把这三个数目全都找到。记忆，是令人头疼的。所以不要去想某些事情，去想某些挂在你们心上的东西，或者毋宁说应该去想它们，因为不去想它们，慢慢地，就有可能要在记忆中去寻找它们。也就是说，必须要去想它们一阵子，好一阵子，每天，一天几次，直到一层无法穿越的淤泥覆盖了它们。这是一条规矩。

不管怎么说，台阶的数目对事情而言无关紧要。要记住的，是台阶并不高这个事实，而这一点我记住了。甚至对孩子来说，和他知道的其他的台阶相比，这也不高，他每天都见到这些台阶，在那上上下下，在那些阶梯上玩羊撻骨游戏和其他连名都会忘了的游戏。那么这样的台阶对一个成年人、一个完全成年的人来说会是什么呢？

所以那一摔并不严重。就在摔下去的时候，我听到了门砰地关上的声音，这给我带来了安慰，甚至就在我摔倒的当儿。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追到街上，在路人的眼皮下，用棍子给我几棍。因为假如那是他们的意图的话，他们就不会关门了，而是把门打开，好让人聚集

在门前来观赏这惩戒，从中吸取教训。所以这一次，他们就此满足了，把我扔出来，再没别的了。我在沟里还来不及坐稳，我就已经好好进行了这样的推理。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东西强迫我马上站起来。我用胳膊肘——奇怪的记忆——撑地，趴在人行道上，手心贴在耳朵上，开始思考我的处境，习以为常的处境。但是那个微弱一点的声音，但又不可置疑的声音，门再次砰地关上的声音，把我从我的沉思中拉出来，在我的沉思中，山楂树和野玫瑰花已经编织出了一派可爱的景致，梦幻一般，这声音让我抬起头，手掌撑在人行道上，伸直了腿。但这只不过是我的帽子，穿过空地，旋转着，向我飞过来。我抓住它，戴上。他们还算是很正派，根据他们的上帝的教诲。他们本可以保留这个帽子，但它不是属于他们的，而是属于我的，于是他们就把它还给我。但是梦想的魅力被打破了。

怎么描述这个帽子呢？又为什么要描述呢？当我的头一达到了它的尺寸，我说不出确切的尺寸，但是是最大尺寸时，我父亲就对我说，来，儿子，我们去买你的帽子，好像它一直以来就预先存在，在一个确定的地方。他直冲向那顶帽子。我没有发言权，卖帽子的也没有。

我经常自问父亲是不是有意让我出丑，是不是嫉妒我那时年轻、英俊，总之是容光焕发，而他已经老了，全身臃肿，长满斑点。从那天开始，我不再被准许光着头出门，让我美丽的栗色头发迎着风。有几次，在偏僻的小巷，我把那顶帽子脱了，把它拿在手里，浑身打战地走着。我必须早晚擦拭它。我那个年纪的年轻人，不管怎么说，我时不时地得和他们来往，他们总嘲笑我。但我想，帽子跟他们的嘲笑并没多大关系，他们只是在这个上面挑刺，就像抓住了最明显可笑的东西，因为他们不讲究。我总是惊讶于我同代人的不甚讲究，我的灵魂只要在其中寻找自己，就会从早到晚地扭曲起来。不过这也许是亲热，就像那种当着驼子的面嘲笑他的那种亲热。父亲去世时我本可以从这个帽子中解脱出来，再也没什么反对这么做，但我什么都没做。但是怎么描述这一点呢？下次吧，下次吧。

我站了起来，摇摇晃晃。我再也不清楚自己可能是什么年纪。刚刚发生在我身上的，在我的存在中没有什么划时代的意义。那不是什么事情的摇篮或坟墓。更确切地说，那与我目前陷入的别的那么多摇篮那么多坟墓相像。但是如果说我那时正是身强力壮的年纪，是我以

为可称之为具有能力的年纪，我觉得并没有夸张。啊，是的，要说具有这些能力我还真具有这些能力。我穿过马路，转身朝向刚刚把我轰出来的房子，以前我离开时从来没有转身。它多么美啊！窗台上有些天竺葵。在很多年里，我俯身去抓那些天竺葵。这些天竺葵很狡猾，但我最终把它们变成了我所想要的东西。这幢房子在小台阶的高处，我一直非常欣赏房子的门。怎么描述它呢？它是实心的，漆成绿色，夏天人们给它罩上一种绿白条纹的罩子，罩子上有一个洞，洞里突出一个铸铁制的硕大门环，还有一条缝隙，和信箱口相通，一个弹簧铜片护在缝隙上，挡住灰尘、虫子和山雀。就这样。门两边有两根同样颜色的壁柱，右边的柱子上有个门铃。门帘散发出最安全可靠的气息。即使从厨房壁炉管道里升起来的烟，也好像比邻居家的烟更忧郁更蓝地在空气中拉长消散。我注意到顶层四楼我的窗户正大大地敞开着。大扫除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几小时之后，有人会重新关上窗户，拉下窗帘，开始喷洒福尔马林。我了解这些。我情愿在这个房子里终老。在一种梦幻当中，我看见门开了，我的脚出来了。

我毫无拘束地看着，因为我知道他们没有从帘子后

面窥视我，就像他们想要做本就可以做的那样。但我了解他们。他们全都回到他们的蜂房里去了，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工作。

可是我什么都没对他们做过。

我不了解这个城市，这个我出生的地方，我生命最初的行踪，还有所有其他搅乱我命运的足迹。我出去得那么少！我不时地走到窗户边，拉开窗帘，看着外面。但很快，我又进到房间的尽头，那儿有张床。在这整个空间的尽头，我觉得很不舒服，在无数朦胧的未来远景的门口迷失，困惑不已。但在那个时刻，当绝对需要的时候，我还知道行动。首先我抬起眼睛望天空，所谓的大救赎从那儿来到我们身上，那儿道路没有划定，那儿人们自由地漫游，就像在沙漠，那儿没有什么东西挡住人们眺望远方的视野，除非是目力所限。正因为如此，每当一切糟糕的时候，我便抬眼望去，但这同样单调，我对这天空无能为力，这天空同样阴郁，同样灰沉沉，同样在雨中迷蒙，这天空枕在城市、乡村、大地的纷纭混乱当中。更年轻点的时候我想最好是住在原野当中，我去到月亮乡的荒野。脑中想着原野，我去到荒野。还有其他近得多的荒野，但一个声音对我说，您——我很

少与人以你相称——需要的是月亮乡的荒野。月亮这个字眼可能在其中起了作用。可是，月亮乡的荒野一点也不讨人喜欢，一点也不。我失望地回来了，但同时却又轻松了。是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失望过，不过在开始的时候，我却常常失望，但是在同时或事后倒感受到一种不可置疑的轻松。

我上路了。什么样的姿势啊。下肢僵硬，好像大自然拒绝我屈膝，行走的时候脚向两边奇特地叉开。相反，仿佛出于一种身体上下部分的抵消效果，躯体好像一个随随便便装了些破布的袋子般软软的，疯狂地随着地上不可预测的颠簸而摇晃着。我常常试着改正这缺陷，挺直上身，弯曲膝盖，把这几步拉到另外几步前面，因为我至少走了五六步，但它总是以同样的方式结束，我的意思是说以失去平衡结束，然后摔一跤。人们走路的时候不需要考虑到在走路，就像呼吸一样，而我走路如果不考虑到我是在走路的话，我就会像刚才我说的那样摔倒，当我开始留意自己的时候，我走不了几步像样的，之后我就倒了。于是我打定主意放任自己去走。我觉得，这种姿态，至少部分归于某种习性，我从来没能从这种习性当中完全解脱，我容易受感动的年头里主要是培养

性格，自然对这种习性出力最大，我说的是在一张椅子后面蹒跚学步和三年级我人文科学结束期间无边无际延伸的那段时期。所以，我有了这种可耻的习惯，一早上开始，大概十点十点半的时候，把裤子尿湿了或拉了屎，发生了这些惯常的事之后，我绝对想就这么坚持下去，过完我的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想到换衣服，或者把自己交给只想帮助我的妈妈，就让我难以忍受，我就步履艰难地走着，我放纵的结果就夹在细小的大腿之间，或是贴在屁股上，热热的，一块块的，臭烘烘的，直到我睡下。就这样我养了迈腿小心而僵直，走路外八字习惯，而也许是作为交换，也许是为了让我相信我无忧无虑、兴高采烈、生气勃勃，也许是为了让我把自己底部僵硬归于遗传风湿病的解释显得更真实，我的上身拼命地摇晃。我年青的活力在我所具有的范围内被磨灭了，我变得尖酸刻薄，多疑，有点超前，热衷于躲猫猫和躺着的姿势。年轻人可怜的解决办法，什么也解释不了。所以人不应该拘束。我们就什么也别怕地海阔天空地扯，流水账还容纳得下。

天气很好。我在路上前行，尽我所能靠近人行道。当我行走时，最宽阔的人行道对我来说也从来不够宽，

而且我害怕妨害了陌生人。一个警察拦住我说，马路给车辆，人行道给行人。就好像是《旧约》中的话。所以我似乎道着歉，走上人行道，在一种无法描述的拥挤中保持着原状，走了足足二十来步，直到我不得不扑倒在地，免得踩到一个小孩。我记得，他带着一个小马具，还有铃铛，他一定以为自己是匹小马，或是一匹佩尔什马，为什么不呢。我本可以高兴地踩他，我痛恨孩子，再说这样做可能是帮他，但我害怕报复。所有人都是家长，这一点就禁止您去希望。人们不得不在这来来往往的路上规划出一些线路，留给这些肮脏的小东西，他们的有篷童车、木环、奶嘴、滑板车、踏板车、爷爷、奶奶、奶妈、球，他们一切肮脏微小的幸福玩意儿。所以我倒下了，我的摔倒引起了一个满身闪光片和花边的老太婆的摔倒，她大概有两百斤重。她的尖叫马上导致人们聚集起来。我很希望她摔断股骨，老太婆很容易摔断股骨，但是不够重，不够重。我趁混乱溜走，同时嘴里蹦出一些难以理解的咒骂，似乎我也是受害者，而我确实是，但我没能够证明这一点。人们从不虐待儿童、婴儿，不管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事先就被开脱了。而我，我是会很快乐地折磨他们，我不是说我会亲自动手干，

不，我不是个暴力的人，但我会鼓励别的人，完事之后我会请他们喝一杯。但我刚一重新跳起我那陀螺子般摇摇晃晃的萨拉邦德舞，就被第二个警察给拦住了，他各个方面都像第一个，以至于我心里在想这是不是同一个。他向我指出，人行道是给大家走的，似乎很明显我不能被归到大家这个范畴里来。我一刻也没有想到赫拉克利特，便对他说，您希望我下到阴沟里去吗？您可以下到您想要去的地方，他说，但是不要占了所有的地方。我瞄着他的上嘴唇，它至少有三厘米高，然后我对着它吹了口气。我这么做，我想，是非常自然的，就像人在变故的残酷压力下长长地叹气。但他没有动弹。他肯定有尸体解剖或者寻根究底的习惯。要是您不能像大家一样地行走，他说，您最好是待在您家里。这话完全符合我的想法。但愿他派个人送我回家，这没什么让我不乐意的。就在这时，来了一个送殡的队伍，这事有时会发生。这是人们纷纷摘帽子手指翻飞画十字的时候。就个人而言如果我沦落到在胸前画十字的地步，我也是会勉强去做应该要做的，鼻根，肚脐，左乳，右乳。但他们，匆忙模糊地擦过，给您一种蜷成一团的受折磨的样子，没有一点仪态，从下巴到膝盖双手也随随便便。最顽固的

一动不动，让人听到他们的嘟嘟啾啾。至于那个警察，定在那里，闭着眼，手放在军帽檐上。在送葬行列的马车里，我瞥见一些人正火热地聊天，他们大概在追忆死去的男人或女人的生活片段。我好像听说过柩车在两种情况下的鞍辔是不同的，但我从来没能知道区别在哪。马就像要去赶集一样放屁拉屎。我没见到有人下跪。

但这最后的旅行在我们这里是过得很快的，加紧脚步徒劳无用，最后的一辆马车把您放下，仆役的马车完成这停泊后，人们就重新活跃，重新注意起您。以至于我第三次停下，自发自愿地，坐上了一辆出租马车。肯定是因为，我刚刚看见经过的那些马车，塞满了火热地讨论的人，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这是一个大大的黑盒子，在弹簧上左右摇晃，窗户小小的，人缩在一个角落里，感觉被囚禁了。我感到我的帽子擦着马车顶。不多久我朝前倾，关上玻璃。然后我重新坐到我的位置，背朝着行进的方向。我正要睡着，突然一个声音让我惊跳起来，是马车夫的声音。他已经打开了车门，也许是对透过车窗玻璃让我听到他说话不抱希望了。我只看到他的胡子。去哪？他说。他从他的座位上下来就是为了说这个。而我还以为自己已经走远了！我思考着，在记